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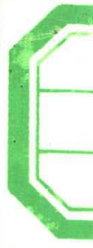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戰國策
(一)

商務印書館發行



戰 國 策
(一)

國學基本叢書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子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叙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爲半字。以趙爲肖。以齊爲立。如此字作類字者一本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臣向以爲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策謀。宜爲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叙曰。集曰下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叙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錯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劉作其德下及曾作德下及錢作以思其德下及集作其恩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尙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道烈。流而未滅。五伯之起。曾事周室。五伯之後。時君雖无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集作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

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尙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弃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錢劉同曾作例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錢集作立曾作兵，爲強，是以傳轉一作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溘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爲戰國，貪饕无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曾集作巧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有設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弃捐於世，而游悅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集曾元蘇秦結有錢劉結下從字之時，六國爲一，以償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關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一本下并有天下，杖於謀詐之弊，終於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疎，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

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字脫。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錢革下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安。運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錄。

戰國策目錄

第一冊

東周第一	一
西周第二	九
秦一第三	一五
秦二第四	二七
秦三第五	三七
秦四第六	五一
秦五第七	五九
齊一第八	六九
齊二第九	七九
齊三第十	八三
齊四第十一	九一

第二冊

齊五第十二	一
齊六第十三	七
楚一第十四	一五
楚二第十五	二七
楚三第十六	三一
楚四第十七	三五
趙一第十八	四三
趙二第十九	五五
趙三第二十	六七
趙四第二十一	七九
魏一第二十二	九一

第三冊

魏二第二十三	一
魏三第二十四	九
魏四第二十五	一九
韓一第二十六	二九
韓二第二十七	三九
韓三第二十八	四七
燕一第二十九	五五
燕二第三十	六七
燕三第三十一	七七
宋衛第三十二	八五
中山第三十三	九一

第四冊

戰國策札記

戰國策

卷一

東周

高誘注

秦與師臨周續周顯王後語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續率名也。當如字。或云力出切。後語注。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

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續齊宣王後語曰：「夫秦之爲無道也。欲與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盡。」劉曾集一作盡。錢作

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悅。發師五萬人。使陳臣

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

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顏

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

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續後語作章華之庭。注云：徐廣曰：華容有章華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

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弊邑固竊爲大王患之。夫鼎者。非效醢壺醬甄一作耳耳。

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鳥飛。兔興馬逝。」曾集作灑然止。止一作於齊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本

凡得上有字。凡一鼎而字。鼎而作而鼎。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器械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

大王縱有其人何塗之從而出。臣竊爲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者。猶無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弊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秦攻宜陽。周君謂趙累曰。子以爲何如。對曰。宜陽必拔也。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秦必無功。對曰。甘茂羈旅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旦也。無功。則削迹於秦。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義。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恥之。臣故曰拔。君曰。子爲寡人謀。且奈何。對曰。君謂景翠曰。公爵爲執圭。官爲柱國。戰而勝。則無加焉矣。集曾作耳。劉錢作矣。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公進兵。秦恐公之乘其弊也。必以寶事公。公中慕公之爲已乘秦也。亦必盡其寶。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秦懼。遽效荑。韓氏果亦效重寶。景翠得城於秦。受寶於韓。而德東周。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爲東周謂譎。

集本改作一作謂韓王曰。

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案兵而勿出。

可以德東周。西周之寶可盡矣。東周與西周爭。西周欲和於楚韓。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今之爲已求地於東周也。不如謂楚韓曰。西周之欲入寶持二端。今東周之兵不急西周。西周之寶不入楚韓。楚韓欲得寶。卽且趣我攻西周。西周寶出。是我爲楚韓取寶以德之也。西周弱矣。東周欲爲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蘇子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爲下水以病其所種。下

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

昭獻在陽翟。周君將令相國往。相國將不欲。蘇厲爲之謂周君曰。楚王與魏王遇也。主君令陳封之。楚令向公之魏。楚韓之遇也。主君令許公之楚。令向公之韓。今昭獻非人主也。而主君令相國往。若其王在陽翟。主君將令誰往。曾作誰往周集。劉錢元周字。周君曰。善。乃止其行。秦假道於周以伐韓。周恐假之而惡於韓。不假而惡。史記兩作。惡作畏。於秦。史一作厲一作謂周君曰。君何不令人謂韓公叔曰。秦敢絕塞而伐韓者。信東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重使。使之楚。秦必疑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王曰。韓強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寡人不敢弗集受。秦必無辭而令周弗受。是得地於韓。而聽於秦也。

楚攻雍氏。周赧秦韓。楚王怒周。周之君患之。爲周謂楚王曰。以王之強而怒周。周恐。必以國合於所與粟之國。則是勁王之敵也。故王不如速解周恐。彼前得罪。而後得解。必厚事王矣。

周最謂石禮曰。子何不以秦攻齊。臣請令齊相子。以齊事秦。必無處矣。子因令周最居魏以共之。爲天下制於子也。子東重於齊。西貴於秦。秦齊合。則子常重矣。

周相呂倉見客於周君。前相工師藉恐客之傷已也。因令人謂周君曰。客者。辯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好毀人。周文君免士去。集曾一士字。工師藉相呂倉。國人不說也。君有閔閔之心。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誹譽。忠臣令

誅在已。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春秋記臣弑君者以百數。皆大臣見譽者也。故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也。故衆庶成彊。增積成山。周君遂不免。

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卽對曰。一本周不內問曰。客耶。對曰。續韓非子文與一本同。主人也。問其巷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爲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

或爲周最謂金投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下。而又知趙之難子。曾本作子。劉作子。集本作子。齊人戰。恐齊韓之合。必先

合於秦。秦齊合。則公之國虛矣。公不如救齊。因佐秦而伐韓魏。錢劉上黨長子趙之有已。公東收寶於秦。南取地於韓魏。因以因徐爲之東。則有合矣。周最謂金投曰。公負令作全秦。與強齊戰。戰勝。秦且收齊而封之。

使無多割。而聽天下之戰。不勝。國大傷。不得不聽秦。秦盡韓魏之上黨大原。曾錢集作西。錢一作而。止秦之有已。

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齊楚三晉之命。復國且身危。是何計之道也。

石行秦。劉本作石。續商子作石。大梁造。大梁造。曰。欲決霸王之名。不如備兩周辯知之士。謂周君曰。君不如令辯知

之士。爲君爭於秦。謂薛公曰。劉本題起謂字。周最於齊王也。而逐之。聽祝弗。續史記作親弗。注云。人姓名。索隱相引戰國策作祝弗。蓋祝爲得也。

呂禮者。欲取秦。秦齊合。弗與禮重矣。有周。齊秦必輕君。君弗如急北兵趨趙以秦魏。收周最以爲後行。且

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率。齊無秦。天下果弗必走。齊王誰與爲其國。齊聽祝弗。劉本題起齊字外周最。謂齊王曰。逐周最。聽祝弗。相呂禮者。欲深取秦也。秦得天下。則伐齊深矣。夫齊合。則趙恐伐。故急兵以示秦。秦以趙攻。與之齊伐趙。其實同理。必不處矣。故用祝弗。卽天下之理也。

蘇厲爲周最謂蘇秦曰。君不如令王聽最。以地合於魏趙。故會元必怒怒一作恐合於齊。是君以合一作全以齊與強楚吏產子。君若欲因最之事。則合齊者君也。割地者最也。

謂周最曰。仇赫續史記之相宋。將以觀秦之應。趙宋敗三國。三國不敗。將與趙宋合於東方以孤秦。亦將

觀韓魏之於齊也。不固。則將與宋敗三國。則賣趙宋於三國。公何不令人謂韓魏之王曰。欲秦趙之相賣乎。何不合周最兼相。視之不可離。則秦趙必相賣以合於王也。

爲周最謂魏王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將恐齊趙之合也。必陰勁會集改之。趙不敢戰。恐秦不已收也。

先合於齊。秦趙爭齊。而王無人焉。不可。王不去周最。合與收齊。而以兵之急。則伐齊。無因事也。謂周最曰。

魏王以國與先生。貴合於秦。以伐齊。薛公故主。輕忘其薛。不顧其先君之丘墓。而公獨脩虛信。會爲下

劉元茂行。明羣臣。據故主。不與伐齊者產。以忿強秦。不可。公不如謂魏王薛公曰。請爲王入齊。天下不能傷

齊。而有變。臣請爲救之。無變。王遂伐之。且臣爲齊奴也。如累王之交於天下。不可。王爲臣賜厚矣。臣入齊。

則王亦無齊之累也。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鄭朝曰。君勿患也。臣請以三十金復取之。周君子之。鄭朝獻之。趙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譴之曰。周之祭地爲祟。趙乃還之。

杜赫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子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張羅者。張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爲大人者。故能得欲矣。

周共太子死。續史記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徐廣云。惠王公之長子。今乃編在東周。

有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也。司馬翦謂楚王曰。一本無楚字。

何不封公子咎。告一作右。而爲之請太子。左一作右。謂司馬翦曰。周君不聽。是公之知困。而交絕於周也。不

如謂周君曰。孰欲立也。微告翦。翦今楚王資。資一作奉。之以地。公若欲爲太子。因令人謂相國。御展子廐。夫空

曰。王類欲令若爲之。此健土也。居中不便。便劉作使。曾云。恐作便。於相國。相國令之爲太子。

三國隘秦。周令其相之秦。以秦之輕也。留其行。有人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曾集劉錢作亡。國

之情。公不如遂見秦王曰。請謂王聽東方之處。秦必重公。是公重周。重周以取秦也。齊重。故有周而已。取

齊。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

昌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且曰。臣能殺之。君子金三十斤。馮且

使人操金與書。間遺昌他書曰。告昌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亡來。一本止一事久且泄。自身死。因使人告東周之候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俟得而獻東周。東周立殺昌他。

昭翦與東周惡。或謂昭翦曰。爲公畫陰計。昭翦曰。何也。西周甚憎東周。嘗欲東周與楚惡。西周必令賊賊公。因宣言東周也。以西周之於王也。昭翦曰。善。吾又恐東周之賊已。而以輕西周惡之於楚。遽和東周。嚴氏爲賊。而陽豎會一作堅與焉。道周。周君留之十四日。載以乘車駟馬而遣之。韓使人讓周。周君患之。客謂周君曰。正語之曰。寡人知嚴氏之爲賊。而陽豎與之。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小國不足亦以容賊。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



戰國策

卷二

西周

薛公以齊爲韓魏攻楚。薛，齊邑也。齊公子田嬰也。孟嘗君田文之父也。封於薛，號靖郭君。今屬魯國也。又與韓魏攻秦，而藉兵乞食於西周。食，
也。韓慶爲西周續史記蘇謂薛公周臣也。曰：君以齊爲韓魏攻楚，九年而取宛葉以北，以強韓魏。今又攻秦，以益之。益，韓魏之強也。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地廣而益重。廣多也。齊必輕矣。益，韓魏韓魏也。夫本末更盛，
虛實有時，竊爲君危之。謂薛公危也。君不如令弊邑陰合於秦，而君無攻。陰私也，無又無藉兵乞食。以少示秦，
也。君臨函谷而無攻，臨，猶守也。函谷，關名也。在弘農，今在新安東。無攻秦，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王曰：薛公必破秦以張韓魏，
也。所以進兵者，欲王令楚割東國以與齊也。秦王出楚王以爲和，出，歸也。是時，張儀誘楚懷王，令召令弊邑以此忠秦，秦得無破，而以楚之東國自免也。必欲之。楚東國，近齊也。楚王出，必德齊，齊得東國而益
強。恩德齊使歸楚王也。而薛世世無患。秦不大弱，而處之三晉之西。三晉，晉三卿：韓氏、魏氏、趙氏也。三晉必
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慶入秦，而使三國無攻秦，而不藉兵乞食於西周。
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進兵而攻周。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秦遂進攻周。伊闕在洛陽西南六十里，禹所辟也。水所由比流入于洛川也。爲周最謂李